

彩

——于化龙报告文学集

云情

● 辽宁教育出版社



彩
云
情

● 辽宁教育出版社

——于化龙报告文学集

彩云情

——于化龙报告文学集

● 辽宁教育出版社



彩云情

——于化龙报告文学集

● 辽宁教育出版社

彩云情
于化龙报告文学集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建平县书刊印刷厂印刷

字数: 240,000 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印张: $9\frac{5}{8}$ 308

印数: 1-1,0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瑞武

责任校对: 唐惠凡

封面设计: 安今生

ISBN 7-5382-1063-6 / I · 39

定价: 4.2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热情饱满、富有时代气息的报告文学集。作者是个“为他人作嫁”二十五年的老编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业余耕耘，以朴实无华的文笔，撷取生活的美质，反映时代脉搏的律动。文集中呈现出党政军民战胜洪水的宏大画面，英雄烈士的音容风貌，改革大潮中企业家的传奇遭遇与复杂心态，离散三十多年的父子越洋团聚的亲情，体育健儿为国争光的淋漓汗水，个体户立足的艰难曲折等等。作品格调高洁，感情真挚，涉及面广，给人以审美与哲理的启迪，有一定的现实教育意义。

作者小传

于化龙,笔名沈想、于一,男,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五日出生于辽宁省盖县。一九五九年毕业于熊岳高中,考入辽宁大学中文系学习。一九六四年大学本科毕业,到辽宁省作家协会《鸭绿江》文学月刊社任编辑。一九八〇年全国报告文学创作研究会会员,辽宁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一九八二年为中国作协辽宁分会会员,一九八五年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受聘为省散文学会常务理事,沈阳市小作家基地指导作家,现为副编审。所发作品曾获一九八〇年《鸭绿江》作品奖,一九八三年千山之春散文奖,一九八六年辽宁省首届儿童文学奖。

序

金 河

在辽宁以至全国的自然灾害史上，都会记下 1985 年 8 月发生在辽宁的大洪水：在短短的十几天内，竟有三次强台风光顾。用“倾盆”来形容台风奉献给辽宁地面的大雨显然气势不足。说不清那么多水怎么会悬在空中。辽宁的头项上象有个超级大水库，水库的底被台风吹裂了，天上的水不是往下泼的，是往下灌的、泄的。多年来水落石出近于干涸的大小河道，一时间沟满壕平。升平日久，河防隳颓，河道泄洪不畅，偏偏又遇上海潮高涨，海水倒灌，祸不单行，雪上加霜，这里决口，那里挨淹。辽阳、鞍山、营口、盘锦，辽宁的中腹沿海一片汪洋。

于化龙同志的报告文学集《彩云情》的首篇，给读者展示的就是辽宁人同大洪水惊心动魄的抗争。

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省委书记、省长，下到平头百姓，从大军区司令、政委，到普通士兵，没有任何人试图躲进“挪亚方舟”中保全自己。民工出动多少，实在难以数计。光辽宁驻军就投入精兵 6 万，战车 3 千，飞机、战舰，全都派上了用场。虽说洪水不会放枪，不过它的凶猛和无情，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毁灭性威胁也许不亚于日本的关东军。这也是一场“立体战争”。

这场“战争”的困难还不光是对手的强大，更麻烦的是抗洪队伍内部利害关系的交错与冲突。不扒掉民堤就难保国堤，不

舍弃一部分农田就保不住辽河油田，不放弃一部分农村就难保工业城市。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此一地区和彼一地区之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在得失难以两全的条件下，出现了高烈度碰撞。主旋律是舍己为人、顾全大局的雄壮赞歌，但必要的强制手段也伴随着愤怒的呼号和辛酸的眼泪。但是，辽宁军民毕竟是伟大的军民。振兴辽宁的理想，重建家园的信心，令行禁止的纪律和博大深沉的爱心，把党政军民熔铸成缚住苍龙的金链玉柱。他们胜利了。在抗洪史上写下了堪称辉煌的一章。

于化龙同志的这篇报告文学，场面博大，气势恢弘，人物众多，氛围壮烈，材料翔实，章法有序。对党政军民中的闪光人物，用笔亦不乏细腻和深致。不管用文学的标准来审度，还是用社会效果来考量，《特殊战斗》都是值得赞扬的佳作。老天爷总是犯邪，1989年辽宁遇到的是80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大旱，受灾农田达90%。我们无须再写一篇抗旱的生动报告。即使在当前，面对极其严峻的社会难题和经济困难，重读《特殊战斗》，也会使人感到民族的内在伟力和希望之光。

在收入本集的17篇报告文学作品中，《特殊战斗》是唯一以事件和群体形象为主的作品，其他篇什都是写人物的。

作为书名的《彩云情》是记述张志新烈士的。张志新，作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为坚持真理而被残忍处死的女英雄。有关她的报刊文字、传记文学和戏剧，大多出于名家手笔，多得不可胜数。但于化龙同志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记述了张志新被捕前，在盘锦“五七干校”时，对一位贫病交困的农村妇女和一位小孩儿，姐妹慈母般的挚爱，张志新被一台吉普车拉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但是她的形象，她的灵魂以及作为她美好心灵的外化留给人们的爱，却象绚丽的五彩云霞，即使飘走了，仍然把美留在人们的心里。篇幅不长，文笔清畅，既无奢侈的渲染，也没有正义的呐喊和控诉，但作者所表现出的爱憎情愫却

使人动心萦怀。文学不能不讲手法。不过窃以为文学手法用得少而得当的作品，往往是作家悟得文学真谛的成功作品。抽出《彩云情》作为集名，可能是一种最佳选择。

《彩云情》写于1979年，十年了。十年，作为一位年纪较轻的文学工作者，学识、鉴赏、表现功力以至整体文化素养该有多大的演进呀！作者仍然钟情于此作，我想可能另有缘由！在所有16篇人物报告中，张志新大概是作者最熟悉的人物，因为他们同是设在盘锦的当年“辽宁省五七干校十二大队”的学员。患难共与，心亦通焉。

化龙同志1964年从辽宁大学毕业后就到辽宁作协的《鸭绿江》文学月刊当编辑。能进入令人仰慕而且高深莫测的省作协，当时看，是命运之神献给他一枝玫瑰花。谁知好景不长，不到两年，“文革”的洪流就席卷过来，作协，连同所有坛坛罐罐都被“洪流”连窝端了。进“五七干校”的时候，于化龙还不到而立之年。如果不是最小的“臭老九”，至少是最小的“九爷”之一。1979年，我们一起在《鸭绿江》文学月刊当编辑的时候，化龙仍是翩翩少年，头发乌黑发亮而略有卷曲，笑咪咪的眼睛，还有清清爽爽的小白脸。

人们把人的年龄分为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我看，生理年龄还可以分为外貌年龄和实际年龄。从实际年龄说，化龙长我三岁；但从外貌年龄看，不知底细的人都会说我是他的老大哥。我管他叫“小老弟”，他也管我叫“老兄”。

那时，“五七”犬军刚回城，没房子住。

我们几个单身汉住在一间背阴的破仓库里，一只昏黄的灯泡吊在天棚中间，地上是草垫子掉落的稻草。地下室食堂的油烟味沿着墙壁的裂缝钻来，跟仓库里的霉味和脚臭充分匀和，不要说在这里读书写字，存活都颇感困难。

《鸭绿江》编辑部的办公室一到晚间就不宜涉足了。因为那里住着化龙一家四口。每天下班之后，化龙一家把几张办公

桌拼起来做床。早晨上班前又必须让办公桌各就各位，四口之家顿时消散。啊呀，那个麻烦劲和别扭劲就不用备陈了。

当此之时，化龙“小老弟”显示了出色的心理调控能力和学习毅力。看他脸上那明亮的笑影和平和的神态，象是住在皇宫里的王子。每天早晨在办公室里紧张操作一番之后，还要哇啦哇啦学日语。

一起工作十多年了。化龙对一切知识、信息、学问近于痴气的关注、学习和积累，实在叫人感佩。

不管是政治性的会还是专业学术性的会，不管是大型的正式会还是小型的非正式聚会，哪怕是日常工作会议、支部生活会，只要有一个人作记录，那肯定于是化龙“小老弟”。以至有人怀疑他有闻必录，是不是别有居心，有朝一日，秋后算算帐什么的。一处理完本职工作，化龙就往外跑，上丹东，下辽阳，去抚顺，在沈阳城也是行迹匆匆，神神道道的，说不清他搞些什么名堂。

现在，经过一番筛选，一部 23 万多字的报告文学集终于呈送到读者面前了。

除了前面已经介绍的两篇作品，其他作品从选材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报告我国优秀体育运动员的，共三篇，分别记述了全国 95 公斤以上级柔道冠军徐国清，女子 1500 米全国速滑冠军叶乔波和为我国在世界田径赛上夺得了第一枚金牌的女子 10 公里竞走比赛冠军徐永久。另一类，也是占比重最大的一类，记述的是辽宁的优秀企业家，共 10 篇。从选材上来看，化龙同志的心里似乎有两个情绪：一是运动员情绪，一是企业家情绪。

大千世界“小老弟”独垂青于这两界精英人物，我想也是“良有以也”。十年改革开放，体育界和企业界成就突显，明星人物璀璨耀目，成群成团，时代之骄子，自然会引人注意的。不过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导因，是体育界和企业界的佼佼者们为

实现某一特定目标而表现出的拼搏精神的竞争意识。

不管是体育界还是企业界，化龙同志都没有去追踪那些超级体星和企业巨子，但是这里记述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一种“人生在世，就应当为人民干一番事业，这样生命才有意义”的理想精神。正是在这种理想烛照下，一大批凡夫俗子焕发出可敬的精神气概，去拼搏，去竞争，去压倒对手，去克服困难，创造出立志——拼搏——成功三部曲。从文学的数化功能来说，作为参照和比较目标，平凡者的成功对平凡者具有更大的诱惑性和模式性。

比较说来，采写报告文学比写小说更多一些艰辛。搞业余文学创作的人，象化龙同志这样坚持多年在报告文学的路途坚韧跋涉，就更殊甚可贵。也许是因为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有着共通品质吧？

把编辑工作比喻为“为人做嫁”无疑是一个天才的比喻。组稿，审读，编选，加工，编辑价值的实现，蕴含在作品的面世和读者的接受之中。不过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比喻毕竟不是事物本身。假如为他人做嫁衣的姑娘没钱为自己买一块衣料也就罢了，光艳照人的新娘子只能报以同情、感激和尊敬。假如女裁缝衣料满箱，谁能制止她为自己做几身结婚礼服呢！

编辑和创作是两个行当。社会分工也有业和余之分。尽管编辑工作是繁忙琐碎的，不过，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位编辑的工作量还没有达到无暇把笔为文的程度。事实上，当前不少优秀的文学编辑也写了不少优秀文学作品，编辑作家一担挑。应该说编辑和创作兼顾，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优良传统。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郑振铎、郁达夫等一大批巨匠文豪都曾经有过或长或短的编辑生涯。从对创作的理解方面说，不能搞文学创作的编辑是有缺陷的。倘再以“为人做嫁”为喻，如果女裁缝或者叫服装师自己穿的衣服邋里邋遢，皱皱巴巴，缺乏一点美感，谁肯找他（或她）去做嫁衣？

化龙同志告诉我，这部报告文学集是他整理筛选出的“第一批”。肯定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和许多批。作为“第一批”，尚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有些作品在章法结构上缺乏必要的变化，写人物的作品基本都是纵向的线型结构。写企业家的几篇作品，大都着眼于具体的企业治理步骤和实际效益，很少窥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特定的文化内涵。就是在事件的叙述中，叙述文字也稍嫌平实，疏于亮点和弹性。但我相信化龙“小老弟”会越写越好。

用歌德的一句话结束吧——

如果是玫瑰，它总是会开花的。

1990年3月

于北陵小区

目 录

序.....	金河
特殊战斗	1
彩云情.....	43
柔道冠军出颖记.....	55
冰上玫瑰花.....	76
神行者的轨迹.....	91
自立者的幸运	109
非凡女性	122
情思飞越太平洋	142
山村奇人	148
隐居者的奇迹	167
“魔水”的奥秘	181
新叶奏鸣曲	202
匿名信风波	216
宝珠之光	238
旋转的心	263
情系广厦	281
后 记	294

特 殊 战 斗

战云密布 —— 统筹全局 —— 前线指挥 —— 红星闪烁
—— 钢铁防线 —— 神经中枢 —— 决战时刻

第一章 战云密布

当历史的台历翻到一九八五年秋季的时候，神州东北的辽宁大地，正笼罩着“陆海空”自然灾害的战云。六至八月的九十天里，竟有六十一天降雨，往常全年的雨量迫不及待地挥洒下来。由于西风带风区强，冷空气活跃，不断侵入，加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东偏北，台风相继从海上沿副高边缘北上，第六号台风8月2日20时在鸭绿江口附近登陆，第八号台风8月14日17时在丹东东部登陆，风力更大，为害最重的第九号台风，接踵而至，于8月19日20时在大连登陆，9~12级的强阵风摇撼着辽宁的南大门，入室肆虐。电闪雷鸣，风狂雨骤，鸡蛋大的冰雹倾盆砸下，海潮顶托助洪水行凶。海城、杨柳、三通、五道、他山五条河流水位猛涨，鸭绿江、双台子河、小柳河、太子河、东辽河相继决口。广大城乡，一片汪洋。全省有十三个市、七十四个县（区）、二千四百三十六万亩农田浸在水中，籽粒饱满的庄稼付诸东流；一千二百万株树木匍匐在地，硕果累累的果树连根掘出；十万多根电线杆折断毁坏，三百零一座桥梁毁于一旦；长大、沈丹、凤上铁路多次中断行车；二千八百五十八个工矿企业遭受破坏停产；恶魔般疯狂的洪水冲进一百一十万间民宅，六十八万灾民离乡背井，被迫转

移……

历史上罕见的密集型三次强台风的轮番袭击，煽动滔滔辽河连续爆发四次特大洪峰，三十五亿方的洪水犹如猛兽横冲直撞，严重威胁沿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仅八月份，接连不断发生四次超过一千秒立米以上的洪峰，这在文献上查不到类似险情。地处辽河入海处、俗称“九河下梢”的盘锦地区，象一只虎口羔羊，被决堤的二亿方洪水包围着，面临灭顶之灾；我国的第四号大油田——辽河油田和全国重点化工企业——辽河化肥厂，全都危在旦夕。

报急的羽檄，从辽东、辽南、辽中、辽北，从盘锦，从四面八方飞向省府沈阳。

灾害、危难，考验着刚刚组建和调整不到两个月的省委、省政府新的领导班子，考验着广大党员干部、考验着三千七百万人民、考验着驻辽部队。

灾情牵动了中南海的神经中枢，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决策，发来慰问电，派出慰问团；

辽宁省委、省政府召开抗洪抢险紧急会议，迅即部署，全省一百五十九万人组成的抗洪大军枕戈待旦，省委书记李贵鲜、省长全树仁亲临灾区指挥抗洪救灾；

沈阳军区召开抗洪抢险救灾紧急会议，原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赶到灾区，看望部队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刘精松、刘振华、李海波等沈阳军区领导，乘直升飞机急赴灾区组织部队救援。六万多指战员昼夜兼程紧急出动，三千多各式车辆加大油门飞驰如电，三百多舟艇乘风破浪救民运物，一百二十八万民兵齐心协力奋勇参战。

“灾情就是敌情，灾区就是战场，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到了！”——

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发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冲上去了！

广大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发扬“救灾不怕难，抗洪不怕苦，

抢险不怕死”的精神冲上去了！

广大群众队伍，顾大局，识整体，受灾不减志，无灾讲风格，也冲上去了！

百万抗洪大军浩浩荡荡，浴血奋战。

他们天当房，坝当床，草袋子当蚊帐，跳到激流中筑人墙堵决口；

他们坝上当英雄，坝下学雷锋，用实际行动谱写一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交响乐，奏出时代的最强音；

洪水无情人有情，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钢铁的纪律、崇高的风格，把党政军民铸成缚住苍龙的玉柱金链。

这里虽然没有刺刀见红的战斗，但却时时产生着汗水与鲜血凝成的英雄诗篇，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永彪青史的壮丽凯歌！

第二章 统筹全局

八月十一日夜，二十三点二十分，高耸入云的微波通讯塔，象一位忠于职守的哨兵，通过无线电台同各大水库直接对话。塔下三层红砖楼房的省水电厅，灯火通明，临战指挥。从一楼省防汛指挥部办公室里，急匆匆走出两个人，迅即登上草绿色北京吉普，风驰电掣般向太原街电报局驶去。这是河道防洪组副组长、主任工程师金仲炳和原河务局技术组组长汪世伦同志，怀揣着省防汛指挥部的公章，手拿着一份紧急电报稿，赶往拍发。

快些，再快些！金工深知手中电报的分量。从七月开始，省防汛指挥部的同志便进入临阵状态，水情预报准确、及时，象一双敏锐的哨兵之眼盯着洪水。在今天这个不平常的星期日，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大家共同研究，召开紧急防汛会议，下达了关系重大的命令：

“辽河洪峰于8月11日18时到达新民县巨流河，最大流量1860秒立米，最高水位32点44米，比1964年洪水水位高出零点22米。为此，省防汛指挥部命令：一、各级领导带头，组织民兵上大堤，日夜坚守，确保大堤安全；二、加高培厚的民堤和规划套堤一律扒掉。”

电报如同插着鸡毛的战表，迅即拍往鞍山、盘锦、沈阳、新民、辽中、台安、盘山等市县的防汛指挥部，深夜呈现出大战前夕的短暂寂静。

险情迭出，十万火急，运筹帷幄，当机立断，省委常委会作出重大决策。

八月十四日上午八时，中共辽宁省委常委会议室里气氛严峻，省委常委会正在进行。

省委领导面临着关系到全省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课题。

今年辽宁省入汛早，主汛期长，暴雨集中，并伴有大风和冰雹。由于降雨量多，面广，洪水总量大，洪峰次数多，水位高，历时长，七月中、下旬以来，辽东、辽南、辽北和中部地区不断受害，丹东地区连续六次遭灾，营口、辽阳、本溪、沈阳、铁岭等市也重复受灾。七月十六日，鸭绿江暖河右岸堤防，位于九连城镇马市决口十二处，宽一千四百米，水位高达十二点七〇米，流量一万三千二百秒立米，一万一千多亩耕地受淹。连续降雨，水位暴涨，远远超过了辽河及其支流上清河、柴河、南城子、榛子岭水库的储水调洪错峰能力。辽河第一次洪峰已进入辽中、台安、盘锦境内，这些地区的河道里修筑着纵横延续几百里的套堤，洪水下泄异常缓慢，两岸大堤长时间受洪水浸泡，出现多处险工险段，情况十分危急。

为迎接更大洪峰，省水电厅提出：必须扒掉所有套堤，以加快泄洪速度，保障大堤！

此刻，多么需要领导综观全局的气魄和敢于决断的勇气。

新任省委书记李贵鲜这时十分冷静，他今年才四十七岁，白发却过早地覆盖了他的头顶。这位六十年代曾在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工学院攻读电真空化工专业的留学生，七十年代曾和同行们共同搞出我国第一批集成电路的总工程师，虽然接任刚两个月，却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正如原省委第一书记郭峰同志新近写给他的一封信中所说的：“一九五四年，我刚担任辽东省委书记时，就遇上了一次洪水，而今，你刚刚主持省委工作，也遇到一次洪水，这对新班子将是一次考验……”是啊，舍弃套堤里几十万亩丰收在望的庄稼，群众可能想不通，领导也要承担风险。可是一旦为保套堤而造成大堤溃决，损失将增大十倍、百倍；后果不堪设想。他仔细听取水利专家的分析，认真倾听全树仁、孙维本、孙奇、彭祥松等领导同志的意见。

情况越摆越明：铁岭市已扒开全部套堤，扩大行洪面，降低洪水水位，一万二千河滩居民事先已安全转移；鞍山市的四位正副市长，于八月十一日午夜接到紧急电报后，立即赶赴台安县，同县委领导一起做好群众工作，县内阻水的辽河套堤已于十二日全部扒开，宁肯淹没十二万亩庄稼确保大堤和下游安全，居民全部安全转移。富家镇三道村潘家窄口，原河面宽一百六十米，扒开套堤后，水面扩大为一千六百米。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孙奇说：“水到台安流得快了！”

在关键时刻，领导的决断，是对党和人民负责的表现，李贵鲜在缜密地权衡利弊之后，果断拍板，签发了立即扒掉辽河所有套堤，全力保卫辽河大堤的紧急电报通知。

掌握全局，谋而有决，布置周密，迅速行动。省委常委会议后，省委、省政府领导立即分赴新民、辽中、台安等县落实决议。

当天下午，刚结束常委会议的李贵鲜，又赶到沈阳军区四所，会见沈阳部队司令员刘精松和政委刘振华，要求部队支